

叶君健

从秋天飞向春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从秋天飞向春天

叶 君 健

中 国 社 会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这本散文集收进了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先生近几年在国内、国外旅行、讲学和进行文化交流时所写的游记、漫笔、随想、回忆录和札记等。这些散文以浓郁的诗情、生动的语言，表现了作家丰富的生活阅历以及他对文学、对世界、对人生的见解，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同时也能使读者增长一般不易接触到的有关文学、历史、旅游以及世界语方面的知识。

从秋天飞向春天

叶 君 健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河沿147号 邮政编码 100006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1 字数：223千字

1991年8月第一版 199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600册 定价：5.20元

ISBN 7-80088-045-1/I·9



叶君健先生近照

目 录

北京的夏夜·····	(1)
垂钓·····	(4)
话说运河	
——电视中的优美散文 ·····	(9)
美人·····	(11)
佳节·····	(13)
医生·····	(16)
我们的老师·····	(18)
外国游客·····	(20)
我和世界语·····	(24)
读《无鸟的夏天》·····	(28)
早年影响过我的几本书·····	(31)
所为何来·····	(33)
一段与日本的文学因缘·····	(35)
读书随笔·····	(41)
由保加利亚文学所引起的·····	(44)
南国的讯息	
——英文丛刊《桑》前言·····	(51)
艺术的重任	
——读帕特里克·怀特的来信·····	(53)
中外文学的交融·····	(56)
散文是时代的产物·····	(60)

甘居寂寞·····	(62)
“诗人的另一个声音”·····	(64)
知识为了和平和发展·····	(67)
和翰老相处的日子·····	(70)
从一张照片所记起的	
——亚洲作家会议30周年·····	(73)
归国途中遇老舍·····	(77)
他祈求安定与太平	
——怀念老舍·····	(82)
我的主编茅盾·····	(94)
在沙坪坝的时候·····	(99)
杰出的儿歌诗人陶行知·····	(109)
“无情”背后的热情	
——追念曹靖华·····	(112)
今年的贺年片·····	(114)
丽莉安娜·斯德番诺娃·····	(119)
帕斯捷尔纳克一家·····	(124)
摄影师罗伯特·卡巴·····	(128)
邂逅当年·····	(131)
绿川英子——作家和朋友·····	(136)
爱泼斯坦和我·····	(140)
飞来的噩耗·····	(152)
与斯沫特莱的一段交往·····	(157)
安娜·西格斯·····	(168)
远方来信·····	(170)
旧交·····	(174)
斯拉娃·珈特纳尔·····	(177)

啊,“这个英国”.....	(186)
又接上了和柴门霍夫一家的友谊.....	(192)
珈伦——美国笔会的灵魂.....	(201)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红安纪行.....	(213)
我的故乡——红安.....	(221)
重返大别山.....	(223)
我与武汉.....	(228)
五台山随感.....	(232)
三峡的一个奇迹.....	(238)
蛇口一日.....	(245)
黑海的记忆.....	(250)
在荷兰停留的日子	
——为荷兰《向导》杂志200周年纪念专号而写	(254)
空中女服务员	
——旅美杂忆之一.....	(259)
波兰札记.....	(267)
一次横贯亚欧的陆地旅行	
——从北京到格丁尼亚	(278)
一个美国女大学生.....	(295)
从秋天飞向春天.....	(306)
后记.....	(313)

北京的夏夜

据说“处暑”的到来标志着夏天的结束。但是现在“处暑”已经过去好多天，炎热却没有因此就终止。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秋老虎”在发威吧。不过最近两天晚间开始有些凉意，光穿一件背心已经不够，得加上一件衬衫。看来秋凉已经开始来临了。不知怎的，我倒感到有点惋惜起来。

这个夏天有一阵子热得使人窒息。工作了一天，到了晚间头脑就发酸，光坐在院子里乘凉不足以解除疲劳，还得走走，使集中在脑子里的血液能分散开来。于是散步便成为我在这个夏天“消暑”的最有效方式。我一般从晚7点半要散步到9点或10点。公园——如北海和景山公园——在9点钟就要关门。因为集中在脑中的血液还没有完全分散开来，我有时还得在外面的空地继续兜一阵圈子，如绕着什刹海和后海走一周。事实上，什刹海和后海也成了公园，因为在这个夏天到来以前市政当局已经把这个地区——也包括许多街道——加以装点，铺了草坪，种了长青树，设置了有靠背的长凳，竖立了一些顽石作的假山。什刹海还有部分的海面种上了荷花。在这样一个地区兜圈子也是一种享受，特别是当低气压已经收敛，天空清洁，星星在对月亮挤眼的时候。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有时腿子提出抗议，要求我找个地方坐一下，让它们休整几分钟。这时问题就来了。供行人休息的靠背长凳确实不少，几乎每隔一二十步就有一条。可就

是没有办法去做。这并不是说凳子上没有空位子。每条凳子的设计可以坐4个人，中间隔一道扶手。但每条凳子上却只坐两个人，剩下的两个座位空着——就是没有人去坐！我的两条腿有时拒绝我的使唤，到这种程度，它们干脆怠工，不愿再前进。但我眼巴巴望着这些凳子一半空着的位子，也不便走近前去。

这当然并不是说那被占着的一半位子上坐着的是一对老虎；相反，是一对年轻人——毫无例外的总是一男一女，而且他们都表现得非常温柔、缠绵。后来我逐渐发现他们天刚一黑就到来了，争取获得坐上这些凳子的优先权。根据我在一段适当距离以外的角度粗浅的观察，他们并不是在这里欣赏良辰美景，而是在享受他们的青春。这无疑是在他们的权利，因为他们正是处于青春时代。我不敢近前，就是怕侵犯他们的这种权利，因为他们有知心话要说，有爱情要倾露，不容外人干扰。我想别的步行者不敢近前，宁愿让那一半的位子空着，大概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吧。

这种考虑，说明这些步行者非常通人情。他们懂得青春之可贵，而对青年人说来，这样安静、凉爽的夏夜更可贵，因为它在一年中持续的时间很短，应该珍惜它的每一分钟。由此，我不由得想起了过去，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年时代，也就是在日本侵略中国的那些战争年代。那时失业者成群，饿殍遍地，对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毕业就是失业，这样的和平环境，这样安宁的夏夜，连做梦也不敢想，那时高高的在位者不抵抗，日军节节进逼，城池不断失守，连在一个地方暂时安居一下的念头我们都不敢有。我记得我那时唯一的财产是有一个手提包，里面装着一件衬衫、一条裤衩、一本《牛津简明英文词典》和一架旧小打字机，随时准备流动和

“逃难”。至于说交异性朋友，在这样的夏夜谈点喁喁情话，连下意识里都不敢作这个奢望。

现在的情景，和当时相比，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虽然我的两条腿在不时发牢骚，责怪我为什么不坐到那些凳子的空位上去歇一歇脚，我也只好以坚强的意志顶住他们的不满。人生的青春只有一次，正如我们的童年一样。我不能因为自己失去了享受青春的机会，就对现在的年轻人眼红，硬要挤进他们旁边的空座位上去，使他们难堪。事实上，他们能够在这样美好的夜晚愉快地交谈，我作为一个年老的散步者，也感到很满意。

(1982年)



垂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季节已经进入“大寒”从去年十二月中旬气温降到 -4°C 的冰点开始，日子已经过了近50天了，“寒”所持续的期间就比“一日”要多几十倍了。北京市内几个水域冰层之厚，也就可想而知了。在我的住处附近有三个水域：北海、什刹海和后海。北海最近，但说来也奇怪，正因为近，总觉得随时可以去，结果就不去——从去年秋天到现在，一次也没有去。倒是什刹海经常见面，因为我每次到地安门邮局去发信，总要在它旁边经过。

每次经过，除非还要办其他的急事，我总要在海边留连一下，因为不知怎的，这个海，在这个冬天，似乎对我特别具有吸引力。我在这里注意到了过去忽略了的两个现象：一是这里显得特别荒凉，这可能是由于这个冬天气候特冷，海边连行人都少见；二是海面上又显得不荒凉，因为冰上有人，人数还不少，但这些人却没有动静，只是蹲在冰上，东零西落，整个景象远望去倒很象一幅现代派的抽象画。他们都成了冰上的静物。在这样冷冻的冬天，放弃家里火炉旁的温暖，而在这里变成冰上的静物，也实在使人感到有些奇怪。他们如果不是想在这里较纯洁的空气中做气功，那么只能说他们在神经上可能有点不正常了。

怀着一种探索的心情，我路过的时候总要下到冰上去看看。冰层很坚固，一点也没有“如履薄冰”的感觉，这是

“非一日之寒”的结果。难怪蹲在冰上的人都处之泰然，丝毫也没有要蹋下去的忧虑。他们一个个都稳如磐石，象是心怀宇宙，正在养浩然之气的哲学家。我总是从海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又从那一头走到这一头，对这些有“哲学家”风度的人物作粗略的巡礼。原来他们都在这里垂钓。他们事实上不全是蹲着，有的是坐在一只小凳上，每人旁边无例外地躺着一根两尺来长的铁凿子，一个小洋铁罐或塑料罐，周围是三个小冰窟窿——临时用那铁凿子凿开的。冰窟窿的口径一般只有菜碗那么大。垂钓就是通过这个冰口进行的。三根短短的钓竿，就是以垂钓者蹲着的地方为轴心，向这三个冰洞伸过去，向水里投下钓饵。垂钓者的一双眼睛同时监视着冰洞里的三个浮子，看来这不是一桩太容易的事。因此当他们在他们身旁停下步、想和他们搭几句话的时候，他们总是不为所动，旁若无人。

这些垂钓者，从外表上看，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有的是中年人，间或也有几个青年，但大多数是接近老年的人——在刺骨的寒冷中蹲在冰上，而且一蹲就是半天，且不说他们耐寒的本事高，光他们的毅力就叫人佩服。我总想和他们攀谈几句，拉拉交情，但他们对周围三个冰洞里的浮漂是那么全神贯注，他们对我的任何尝试总是充耳不闻。我充分理解他们的这种沉默，并不因此而感到没趣。相反，我对他们的兴趣倒是更浓厚起来，而这种兴趣，随着寒冷的加剧也变得更深。于是我便选了一个貌似退休的工人，作为我接近的对象。为什么选定他？因为他老是蹲在一个地方，从不更换位置——光这一点就引起我的兴趣和好奇。

因此我每次下到冰上的时候，总要来到他身边，站一会儿。尽管他对我老是不闻不问，但光看看他那聚精会神、严

肃的钓鱼神态，瞧瞧他脚旁躺着的那几件简单的鱼具，我心情上也能得到一定的满足。有一天，空中正在飘着雪花，我又路过什刹海。冰上的垂钓者显然要比平时少一些。但这位老朋友却仍是巍然不动，照旧蹲在他那个固定的地方。我又不声不响地挨到他身旁来。他肩上已经覆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花。这次他注意到了我，他掉过头来，打量了我一眼，对我在雪花飘飘的时刻到来似乎有所感动，便说：

“师傅，你身上也有雪花了！”

我立刻变得兴奋起来，因为他终于开始和我讲话了，而且他似乎还把我当做一个朋友、一个同行看待，因为他称我为“师傅”。这是手艺人中间一个亲热的称呼。看他的样子，他可能曾经是一个木匠，因为我对他如此表示亲近，他可能也把我当做是一个退休的同行。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可以有共同的感情、甚至共同语言了。我趁势便问他：

“你为什么老呆在一处？我看见别人常常在换地方。鱼儿也老在游动，得常换换地方呀。”

“鱼儿在冬天的水下，不怎么游动，”他说。“我相信这里的冰层底下一定有鱼，还有大鱼。它不上钩，我就一定要它上钩。我就要守在这里，认定了。这是我的脾气，决不见异思迁！”

“这是个好脾气，不过……”我的话说到一半就缩回去了。

“‘不过’什么呀？说出来吧！”他追问着。

“不过，……我不想谈大鱼，小鱼你钓起来过没有？”

“你瞧瞧这个鱼罐吧，”他说，指着他脚旁的一个洋铁罐。

罐里盛着一点清水，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是水上已经开始在结一层薄冰。这已经不是我头一次看到的情况。我每次到这里来都看到他的罐里只有清水。

“我已经瞧过了，”我说。“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你连

小鱼也没有钓到过一条。”

“你讲得对，”他说，“连小鱼也没有钓到过——一次也没有钓到过。”

“那么你成天蹲在这里干什么呢？你大概退休了吧？没有事干，可以找点外活，增加一点收入呀。我看，你现在蹲在这里，比上班还勤。把时间花在这里挨冻，划不来吧？”

“哎呀，师傅，”他说，语气中略带一点轻视的调子，

“大概你平时学习得很好，是他们说的什么——什么唯物主义者吧，脑子里想的总是‘收入，收入’。瞧瞧蹲在这冰上的一些别的朋友们。照你看，他们不是在发疯么？这样大的雪！”

“是，雪很大，”我不置可否地说，把话题扯到下雪的题目上来——因为我不敢说他们在发疯，“刚才是我帽子上有几颗雪花，现在在这里站了一会儿，大衣上也有雪了。我看你再在这里蹲下去，你就要成为雪人了。”

我准备就此趁机走开。但这位垂钓者是个很认真的人，特别对于他蹲在这里雪中垂钓的问题，他似乎还有余兴，没有发挥完。他补充着说：

“我喜欢钓鱼，从小就是这样，为这事我小时不知挨过多少打，因为我常常不干活，偷偷溜到河沟边去钓鱼。后来年纪大了一点，懂得一些事，知道不干活就没有饭吃，我就只好控制住自己，把钓鱼竿藏起来，免得看到它难过。解放以后，我懂得的事情更多了一些，知道干活是为了国家，我就干得更起劲了，把钓鱼的事干脆忘掉。但现在国家让我退了休，也就是说我这一生应该作的事都已经作了。我再不拿起鱼竿，痛痛快快地钓鱼，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对于他的这种议论，我仍然只能采取一种不置可否的态

度。但是我却禁不住发出了一个苦笑。

这位师傅很敏感，他察觉到了我的态度。

“你笑什么？”他问。

“我笑你连一个丁点的小鱼都没有钓到，还要讲这样的大道理，”我说。“我不太懂。”

“我的师傅，”他说，也作出一个苦笑，世界就是这样奇怪，有许多简单的事人们就是不太懂。小鱼的嘴小，吞不进鱼钩，你怎么能把它钩起来？但是它虽然吞不进钩子，他可以在钩子旁边嗅嗅鱼饵，甚至用舌头舔舔，过过干瘾。它每舔一下，浮子就有反应。光瞧着浮子的动法，你就可以猜出它在水底下干些什么勾当，心里在盘算着一些什么东西。这多有意思！冰上钓鱼，离冰口的浮子这样近，它的动静可以看得比什么时候都清楚。这样的快乐，你到哪里去找？”

我本想问他一句：“鱼有舌头吗？”但我对于鱼的生理构造没有研究，怕他笑我少见多怪，就把话缩了回去了。他提出的问题倒是使我深思。我当然在钓鱼中找不到他那样的快乐，因为我对这行艺术没有训练。更没有养成对它所应具有的可能和纪律，无法体会到的乐趣。看来，我们虽然同是“师傅，”共同的语言并不太多。我只好与他告别。在回家的路上我又起了一点无端的感想：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他有许多活动并不是为了实际的利益或其他实用的目的。人们读一部小说，听一曲交响乐，看一场芭蕾舞，并不完全是为了从中受到教育或研究社会问题，首先恐怕还是象这位钓鱼“师傅”那样，从中获得感情上的满足吧。是的，“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

(1981年)

话说运河

——电视中的优美散文

电视在我国是发展得很快的一门艺术，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它与文学所不同的，只不过它是通过画面来表现生活。如果把电视与文学作品相比，那么艺术片就有点像长篇小说，电视连续剧像大众化的章回小说，纪录片像报告文学，而《话说运河》在我看来，就有点像散文或随笔了。在我们的电影艺术中这应该说是值得重视的一种创新。

《话说运河》现在已经播完了，但它曾经深深吸引过观众。它的文学性很强，因为它充满了诗情、画意、人物生活、历史情节和自然风光。它的“笔法”流畅、自然亲切，富有中国民族特色——它那散文或随笔式的标题，颇有传统“说书”的味道，因而更加强了这种特色。

片子通过历史的变迁，通过一条古老运河的沧桑，充分歌颂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运河沟通了南北，促进了南北人民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来往与交流。它和黄河、长江一样，在加强中国人民的团结、感情的交融和文化的发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话说运河》，通过运河沿岸人民生活 and 沿岸的历史的描绘，体现了这种精神，它的格调是高的，手法是民族化的。可以毫不含糊地

说，这是我们电视艺术中一朵正在开放的鲜花。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丰富我们人民的精神生活，就需要这样的花。

当然，古老的运河，并不全是赏心悦目的牧歌式的风景画，历史上的频繁战乱和天灾人祸也在它身上留下了累累的疮疤：河道堵塞、水质污染，在某些地段，人民的生活仍很艰难。影片在反映这条历史长河沿岸新兴气象的同时，也没有忽略这一点。它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固然有了改善，但我国人民特有的艰苦奋斗传统却不能因此就中断。所以这一部系列片在给予我们艺术享受的同时，还蕴含着极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既轻松而又严肃，《话说运河》在我们的电视纪录片中是一很有意义的发展。我为它的成功感到高兴。

(1986年夏)

